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續世說 巧藝

宋時能棋，王抗第一，褚思莊夏赤松第二。赤松思速，善於大行；思莊思遲，功於門棋。齊高帝使思莊與抗交賭，自食時至日暮，一局始竟。上倦，遣還省。至五更方決。抗睡於局後，思莊達旦不寐。或云思莊所以品高，緣其思深久，人不能對。王僧虔論書云：從祖中書令琨書子敬曰：弟書如騎驪，駸駸常欲度驪驕前。

庾徵西翼書，少時與右軍齊名。右軍後進，庾猶不憤，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：「小兒輩賤家雞，皆學逸少書。須吾下當比之。」張翼，王右軍自書表，晉穆帝令翼題後答右軍。當時不別，久方悟云：「小人幾欲亂真。」

齊王彬習篆隸，時人語云：「三真六草，為天下寶。」

宋桓榮素善彈，登西樓見翔鶴雲中，謂左右：當生取之。於是彈其兩翅，毛盡脫，墜地不傷。養毛生後飛去。其妙如此。

褚澄能醫，李道念有冷疾五年，澄曰：汝病是食白淪雞子過多。取蘇一升，令煮服之。吐一物如升，涎里之乃是雞雛，羽翅爪距皆具，凡十三頭。而病癒。

徐秋夫能醫，嘗夜有鬼神，吟聲甚淒愴。秋夫問：何須？答言：姓某，家在東陽，患腰痛死。雖為鬼，痛猶難忍，請療之。秋夫曰：云何厝法？鬼請為芻人，按孔穴針之。秋夫如言，為灸四處，又針肩井三處，設祭埋之。明日見一人謝恩，忽然不見。宋文帝云：天下有五絕，而皆出錢唐。謂杜道鞠彈棋、范悅詩、褚允遠模書、褚允圍棋、徐道度療疾。道度，秋夫字也。

薛伯宗善徙癰疽，公孫秦患背，伯宗為氣封之，徙置庭前柳樹上。明旦癰疽消，樹邊便起一瘤，發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，瘤大膿爛，出黃赤汁斗餘。樹為之痿損。

宋羊欣字敬元，尤長隸書。年十二，夏月著新絹裙晝寢，王獻之書裙數幅而去。欣書不工，由此彌善。

宋有嵇元榮羊蓋者，善彈琴，云傳戴安道法。齊柳惲從之學，特窮其妙。竟陵王子良曰：卿巧越嵇心，妙臻羊體。惲嘗賦詩未就，以筆插琴，客以箸扣之。惲驚其哀韻，乃制為雅音。後傳擊琴，自此始。

齊劉瑱妹為鄱陽王妃，伉儷甚篤，王為明帝所誅，妃追傷遂成痼疾。有陳郡殷舊善畫，瑱令畫王形像，並圖王所寵姬共照鏡狀，如欲偶寢，以示妃。唾之，因罵云：故宜早死。由此病癒。

梁蕭子雲善草隸，武帝論其書曰：筆力勁峻，心手相應，巧逾杜度，美過崔寔。當與元常並驅爭先爾。子雲出為東陽太守，百濟使人求書，望船三十許步拜行前，子雲為停船三日，書三十紙與之，得金寶數百萬。

齊蕭鏗善射，常以捫的大門，曰：終日射侯，何難之有！乃取甘蔗插地，百步射之，十發十中。

齊蕭為遙善畫，於扇上圖山水，咫尺之內，便覺萬里為遙。矜慎不傳，自娛而已。

梁宣城王於東府起齋，令顧野王畫古賢，命王襄書贊，時人稱為二絕。

梁顏協工於草隸飛白，荆楚碑碣，皆協所書。時又有會稽謝善，能為八體六文，方寸千言。

自漢始有佛像，形制未工。宋戴容父子特善其事。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，既成，面瘦，乃臂胛肥耳。及減臂胛，瘦患即除。觀者歎服。

西魏文帝造二敬器：一為二仙人共持一鉢，同處一盤。鉢蓋有山，山有香氣，又一仙人持金瓶以臨器上，傾水灌山，而注乎器，煙氣通發山中，謂之仙人敬器；一為二荷同處一盤，相去盈尺，中有蓮下垂器上，以水注荷，則出於蓮而盈手，器為鳧雁蟾蜍飾之，謂之水芝敬器。二器皆置清徽前，形似觥而方，滿而平，溢則傾。

隋耿詢之巧思若神，創意造渾天儀，不假人力，以水轉之。施於暗室中，外候天時動合符契。又作馬上刻漏，世稱其妙。

北齊馬嗣明善醫，楊愔患背腫，嗣明以煉石塗之便瘥。因此為愔所重。煉石法：取粗黃石如鵝鴨卵大，猛火燒令赤，納醇醋中，自有石屑落醋裡，頻燒至石盡，取石屑曝乾，搗，下菴和醋，以塗腫上，無不癒。

梁姚僧坦，武帝常因發熱服大黃，增坦曰：至尊年高，大黃快藥，不宜輕用。帝弗從，遂至危篤。梁元帝嘗有心腹疾，諸醫皆請用平藥。僧坦曰：脈洪，實宜用大黃。從之，因而疾愈，賜錢百萬。

隋許智藏，秦王俊有疾，文帝馳召之。俊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：本來相迎，今召許智藏，必當相苦，奈何？明夜又夢曰：妾得計矣，當入靈府中避之。智藏至，為俊診脈曰：疾已入心。即死。

隋何稠有巧思，煬帝伐遼，稠制行殿及六合城。帝於遼左與賊相對，夜中施之，其城周回八里，及女垣合高千仞，上布甲士，立仗建旗，四隅置闕，面列一觀，觀下三門。比明而畢，高麗望見，謂若神功。

宇文愷為煬帝造觀風行殿，上容侍衛者數百人，離合為之，下施輪軸，推移倏忽，有若神功。人見之者莫不驚駭。

中國久絕琉璃之作，匠人無敢厝意。何稠以綠瓷為之，與真不異。

唐尉遲敬德善用槊，每單騎入賊陣，賊槊攢刺，終不能傷。又能奪取賊槊還以刺之。齊王元吉亦善馬槊，欲與相校，凡三奪元吉之槊。元吉雖相歎異，然甚以為恥。

虞世南同郡沙門智永，善王羲之書。世南師焉，妙得其體。太宗以世南有五絕，書翰是其一。

薛稷尤工隸書。自貞觀永徽之際，虞世南褚遂良，時人宗其書，自後罕復能繼者。稷外祖魏徵家富圖籍，多有虞褚舊跡。稷銳精模仿，筆態迥麗，當時無及之者。又善畫博採古蹟，睿宗在藩，留意小學，稷於是時特見招引。

太宗工王羲之書，尤善飛白。嘗宴三品於元武門，帝操筆作飛白字賜群臣，或乘酒爭取於帝手。劉洎登御牀，引手得之。皆奏曰：洎登御牀，罪當死。請付法。帝笑曰：昔聞婕妤辭筆，今見常侍登牀。

閻立本善畫，秦府十八學士圖，及貞觀中凌煙閣功臣圖，並立本之跡也。時人稱妙。太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，有異鳥隨波容與，太宗擊賞，詔座者賦詩，召立本令寫焉。閻外傳呼云畫師。閻立本時已為主爵郎中，奔走流汗，俯伏池側，手揮丹粉，瞻望座賓，不勝愧赧。退戒其子曰：吾少學讀書，今惟以丹青見知，躬斯役之務，辱莫甚焉！汝宜深戒，勿習此末技。

太宗嘗謂魏徵曰：虞世南死後，無人可與論書。徵曰：褚遂良下筆遒勁，甚得王逸少體。太宗即日召令侍書。太宗出金帛購王羲之書，天下爭獻。遂良辨認真偽，一無舛誤。

高宗以裴行儉工草書，以絹素百卷令行儉草書文選一部，帝覽之稱善，賜帛五百段。行儉嘗謂人曰：褚遂良非精筆佳墨，未嘗輒書。不擇筆墨而妍捷者，惟餘與虞世南耳。

韓臯生知音律，嘗觀彈琴至止，歎息曰：妙哉！嵇生之為是曲也。其當晉魏之際乎？其音主商，商為秋聲，秋也者天將搖落肅殺，其歲之晏乎！又晉乘金運，商金聲，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；慢其商弦，與宮同音，是臣奪君之義也，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；司馬懿受魏帝顧托後嗣，反有篡奪之心，自誅曹爽，逆節彌露。王凌都督揚州，謀立荊王彪，母邱儉、文欽、諸葛誕，前後相繼為揚州都督，咸有匡復魏室之謀，皆為懿父子所殺。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，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，散於廣陵也；止息者，雖晉暴興終止息於此也！其哀憤躁感慘痛迫脅之旨，盡在是矣。永嘉之亂其應乎？叔夜撰此，將貽後代之知音者，且避晉魏之禍，故托之於鬼神也。

李臯嘗運巧思為戰艦，挾二輪蹈之，朔風疾鼓，若掛帆席。又造敬器進入，內中所造，皆省易而久固。

柳公權初學二王書，遍閱近代筆法體勢，勁媚自成一派。當時公卿大臣，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，人以為不孝。外邦入貢，皆別署貨，具曰：此購柳書。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，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，尤為得意。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，帝曰：人皆苦炎熱，我

愛夏日長。公權續曰：薰風自南來，殿閣生微涼。文宗吟諷，以為詞清意足，令公權題於殿壁，方圓五寸，帝視之，歎曰：鍾王復生，何以加焉。大中初，轉少師，入謝宣宗，召升殿御前，書三紙。一紙真書十字，曰：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；一紙書十一字曰：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得家法；一紙草書曰：謂語助者焉哉乎也，賜銀錦等，仍令自書謝狀，勿拘真行。帝尤奇惜之。

懿宗時，伶官李可及能轉喉為新聲，音詞曲折，聽者忘倦。同昌公主除喪，帝與淑妃思念不已，可及為數百年舞曲：舞人珠璣盛飾者數百人，畫魚龍地，衣用官絁五千匹。曲終樂闋，珠璣覆地。詞語淒側，聞者流涕。可及為子娶婦，帝賜酒二銀樽，啟之非酒，皆金翠也。僖宗即位，逐死嶺南。

歐陽詢初學王羲之書，漸變其體，筆力險勁，為一時之絕。人得其尺牘文字，咸以為楷範。高麗甚重其書，嘗遣使求之。高祖歎曰：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如此。彼觀其跡，固謂其形魁梧耶？以詢貌寢陋故也。

賀知章善草隸書，時有吳郡張旭，亦與知章相善。旭善草書而好酒，每醉後號呼狂走，索筆揮灑，變化無窮，若有神助。時人號為張顛。

王維書畫特臻其妙，筆端措思，參於造化。而創意經圖，即有所缺，如山水平遠，雲峰石色，絕跡天機，非繪者之所及也。

拂菻即大秦國也，其俗無瓦，搗白石為末羅之塗屋上。其堅密光潤，還如玉石。至於盛暑，人歎煩，乃引水潛流上，遍於屋宇。機制巧密，人莫知。觀者惟聞屋上泉鳴，俄見四簷飛溜，懸波如瀑，激氣成涼風。其巧妙如此。

元宗開元十三年，作水運渾天，上具列宿，注水激輪，令其自轉。晝夜一周。別置二輪絡在天外，綴以日月，逆天而行，淹速合度。置木櫃為地平，令儀半在地下。又立二木人，每刻擊鼓，每辰擊鐘。機械皆在櫃中。

後唐莊宗與梁人隔河相抗，李存進欲造浮橋。軍吏曰：河橋須竹索大編，兩岸石倉鐵牛以為固。今無竹石，竊慮難成。存進曰：吾成算在心，必有所立。乃令軍造葦索，維大艦數十艘，作土山巨木於岸以纜之。初軍中以為戲，月餘橋成，制度條直，人皆服其勤智。莊宗舉酒曰：存進，吾之杜預也。